

野史曝言



845857

——回羊究第——

——心翠骨劍——



好個不怕死的刀頭且割你
只腦袋下來

只有美麗的乳安滿面怒容
青了面皮遠遠的跪在地下

復旦大學圖書館
藏書之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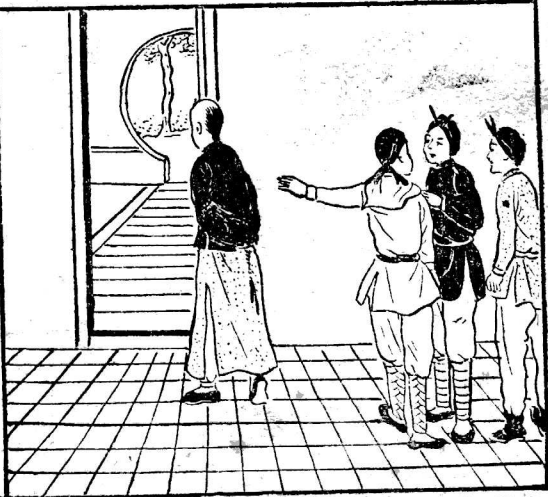
FUDAN

05200000780130 復旦大學圖書館

飛步上前一齊跪倒拜伏於
地道何意朱爺從天而降



三人見朱明大怒都嚇慌了
接脚跟進



朱明主檻下跳起迎著從背
後一把抱住



嚇得兩人跪地抖戰連叫小
的直說





真個不從須吃我一刀將刀
向空劈去



隱娘今幻民試演吞刀吐火自
支解易牛馬頭跳丸諸法觀者
無不額首稱奇

第六十一回 窮知縣遇要錢太監 惡訟棍陷待罪生員

王夫人吩咐朱明。以子壻之禮相見。戚夫人道。小女非係正室。還該禮當。王夫人道。令愛名門淑質。與小媳現俱姊妹稱呼。自當拜見。不必過謙。戚夫人勉強受了兩禮。紅玉拜見朱明。悲喜交集。朱明也真似嫡親妹子一般。喜不可言。各人就座。茶後。問起在外事情。朱明約略說了幾句。乃武出來接待。見過禮說道。弟在獄中伏侍岳丈。有失迎接。岳父特命小弟傳說。老襟丈到月底纔可出官。若早了恐左監起疑。朱明唯唯。戚夫人出來。又述了一遍。打發乃武至獄中。買通官媒婆。將信打與新燕玉珠。叫他寬心等待。二人忽然聞此信息。喜滿心窩。歡生口角。把幾十日積怨凝愁。短吁長嘆。不知都發送到那裏去了。左監勘問戚公。戚公說昨日先

有急使趕回。只在早晚。左監怒道。咱的事已完了。你還支吾麼。孩子們打這廝的嘴。王巡撫連忙攔住道。道路風雨。那能不差時日。這一兩日內到了。便算不得違限。現在各府縣規禮。還沒繳齊。也得三五天。再寬他三日。三日內若沒人到。將他鎖解進京。也教他死而無怨。左監只得又寬了兩日。擇定三月初三日回京。說是萬歲爺殿試天下舉子的日子。還有好似他的日子麼。一面填了解批。要巡撫定了題參本的稿。只等兩日內沒人到。便押帶起身。戚公知會朱明。到二十八日臨晚。具呈投到。左監會了王都堂。提犯審訊。先叫朱明上去。左監大笑道。怎跑出這樣一個醜漢。明是假的。王先生。你看這樣兩個花枝般的人兒。肯嫁這鬼臉嗎。合堂衙役俱道。說左監這駁頭不錯。連新燕玉珠都不肯信是朱明。只認戚公事急權宜。心上又驚又怕又害羞。好生難過。當不得左監偏要盤詰。問這醜漢果

是你兩個的丈夫嗎。快實說來。別的好冒認。這丈夫是冒認不得的呢。新燕頓口無言。玉珠更是羞得兩頰通紅。做聲不得。王都堂心裏也是狐疑。却有意周旋。便替他開出一路道。二女害羞。當不得老太監問頭。這也罷了。戚朋你却該擇這等醜婿。你誇你女婿才高學廣。我看這相貌也不像個有才學的。倘相貌既醜。又無才學。就怪不得老太監起疑了。你有甚情節。快些供來。不得混說。說罷。將旗鼓一擊。階下衆役齊齊么喝一聲。新燕玉珠俱大驚失色。替戚公捏着兩手的香汗。惟恐露出實情。當堂受辱。戚公見朱泚面貌。也覺難看。被左監一笑。又見二女不認。心頭如小鹿般亂撞起來。虧得王都堂開出這條門路。因定一定心。侃侃而談道。大老爺在上。容犯官一言。相女配夫。必兼擇才貌。然與其無才。甯可無貌。諸葛武侯娶黃承彥醜女爲妻。犯官今擇孫露醜漢爲婿。同一意也。孫露貌

雖陋。而品甚佳。其才如海。犯官愛他不過。故擇以爲婿。昔羅隱爲江東第一才子。而其貌至陋。大老爺怎便因孫鐸無貌。就斷定他無才。只求命題面試。便知他才學何如。不是犯官虛誑了。王都堂點頭說道。話頗近理。因向左監商議出題。左監笑道。你們外邊人做過孔夫子徒弟。便會咬文嚼字。咱們懂得什麼詩云子曰。考他則甚。咱只會隔壁猜。見面相。王老先你不要串通着。糊那紙棺材。不知咱不上你這道兒哩。朱明走上前打一躬道。人不可貌相。海水不可斗量。老公公休輕覷孫鐸。外暗內明。貌粗心廣。狃於一尺之面。而沒其千里之志。左監道。他說些什麼。咱也不懂他。好大話兒。咱只問你。進京納監。帶的銀子在那裏。若有銀子。就是真的。沒銀子便是假的。別的話都不和他說。說罷。立起身竟自退堂。王都堂忙忙發放衆人。進去陪他。朱明回來。稟知王夫人。王夫人道。這明

是要銀子的話。只捐監的數兒。也得五百四十兩。從何出處。朱明道。就有銀子。也沒行賄之理。只索由他罷了。因進去稟知戚夫人。戚夫人道。銀子也沒甚要緊。只你丈人是個清官。幾年官囊。爲這事都花費了。那軍還弄得出這銀子呢。紅玉道不妨。家中雖沒甚積蓄。還有田產可以售賣。須叫兄弟回家。急急幹此一事。朱明道不可行賄於閹人。愚兄斷不爲此。戚夫人道。只要變得出錢。也就古執不得許多了。因急差人至獄去叫乃武。乃武回來說道。王都堂有信來。左監親口說。進京捐監。連各項使費。坐監盤纏須得千金。只在三日內獻出。便諸事都休。不然初三日一早點解。女人每人一撈。男人每人一百馬鞭。然後起解哩。戚夫八及紅玉嚇得目瞪口呆。呆岡知所措。朱明太息道。宦寺之惡如此。怎竟明白張膽要起錢來。真所謂小人而無所忌憚矣。紅玉道。如今且連夜叫船趕回家。再作區

處。乃武問故。戚夫人述知賣田之事。乃武道。這是立馬造橋的事。田賣如何來得及呢。紅玉道。你從前賭錢時。今日一百。明日五十。賣得好不容易。怎樣來不及。乃武道。兄弟日前不肖。搭的就是危卓這一班匪人。除了這些人。便一個也不認得。叫兄弟那裏去覓售主。況且賭場上賣田。原沒銀子見面。不過是幾根籌碼。便算了田價。如今是真要銀子的。豈不煩難。朱明太息道。虧得老襟丈臨崖勒馬。不然以祖父世傳之產業。而換幾根籌碼。豈不傷心。紅玉着急道。二哥怎還與他講閒話。兄弟你只回家立筆。我叫林能去覓售主。拚得賤賣。自然易成了。戚夫人道。大小姐說得是。忙去收拾。催促起身去了。朱明因事涉戚公。不便阻攔。初一日一早。左監提了朱明去。逼獻銀錢。朱明道。捐監之銀已寄在京中。別無設處。伏惟尊斷。左監大怒。喝叫用刑。朱明道。憑着孫鐸本領。取青紫

如拾芥耳。異日燭撒金蓮。犀分寶帶。與公公正有周旋。不若留些情面。將來便得好相見也。左監大笑道。這醜漢專說大話。你妻子多分說大話騙來的。你騙得成朋。却騙不得咱。你這鬼臉兒要做官。除非東海起了灰塵。西天出了太陽。咱圖你甚好相見。老實對你講罷。咱們內官性兒。是不受驚嚇的。你說要做官。咱且叫你做個元帥罷。因命左右。拉到新燕玉珠面前。許他跪着。再把頭上壓一塊大石。王都堂笑道。這個忒不像樣。老公公轉他初犯罷。左監那裏肯依。亂喝亂喊道。他要做官。咱就給他一品官兒。有甚不像樣。如今做大官的老先兒。那一個不跪着太太的。他既要做官。也該學些規矩。王都堂知道左太監越扶越醉的。便由着他施爲。衆校把朱明推至新燕玉珠面前。喝令跪下。朱明不理。衆校拉的拉。扯的扯。揪頭的揪頭。屈腿的屈腿。生拗死扭。休想動向一毫。還是直挺挺的站。

着。羞得新燕玉珠哭不得。笑不得。幾乎急死。新燕至此方認得真是朱明。見他如此倔強。必受刑罰。不覺渾身發緊。色勒勒的抖戰起來。左監道。孩子們怎這般沒用。拿棍子來打他的腿彎。看他跪也不跪。衆校真個各拿木棍。向朱明腿彎用力打去。一連打斷了幾根棍子。震得各人虎口破的破。疼的疼。朱明站得直挺挺的。休想動得分毫。左監道。看這斷不出。會禁大刑。拿腦箍來箍出腦髓看他會禁。王都堂道。這是廠衛中刑法。外邊那得此等非刑。危卓跪稟。老公公只取鐵錐來錐他的腿彎。自會跪倒。左監大喜道。你這孩子。說得是。一片聲討要鐵錐。王都堂道。這也非刑。法堂之上。須使不得。左監道。老先兒說什麼話。咱也是朝廷的內臣。腰金衣紫。治不下這光棍精來。咱也不姓左了。拚得萬歲爺知道。怪咱非刑拷打。探着帽兒。磕幾個頭。什麼大了不得的事。新燕玉珠嚇得涕泗直

零。戚公也慌急異常。只聽么喝之聲。左右報說。皮公公來了。這皮公公是江西鎮守太監。來拜左監。替他餞行。走上堂聽見左監怒氣冲冲。笑道。這些什麼人。亂些什麼。左哥怎這般生氣。王都堂將左監對令孫鐸跪他妻子。孫鐸不肯。要把鐵錐錐他的腿彎的話。述了一遍。皮監大笑道。左哥真個孩子氣了。青天白日。千人百衆。怪刺刺的罰他跪着妻子。成什麼樣範。也怪不的他不肯。王老先。不是咱嘲笑你們老先兒。普天之下。怕老婆的怕少了種。闔上房門。跪着太太。受打受罵的很多。只跪得沒人見罷了。怎好羞答答的。教幾百隻眼睛看着。你惱他。給府縣去打他一頓板子罷了。忙亂些什麼。你看你面皮都氣青了。氣壞了身子。敢值得多哩。王十九只吃酒。咱們且去喝一杯兒。於是不由分說。拉着左監竟進私宅去了。王都堂發放衆人。打鼓退堂。朱明正待回寓。裏面傳出。將孫鐸鎖禁

班房。明日到縣中討取諸般刑法。細細拷問。一面置備行枷手鐐。將戚公及新燕玉珠起解。戚公等暗暗叫苦。衙役如狼似虎。將朱明鎖入班房。朱玲哭哭啼啼。要在班房伏侍。衆校不許。將馬鞭對面打去。打得滿頭鮮血。又虧了皮監的從人拉去吃酒。方纔罷了。許多揚威耀武的。拉着他一班兄弟。館上去吃酒猜拳。準備明日來看打。戚夫人聽見。哭得發昏。新燕玉珠在官房內一夜哭到明。小翠在內伏侍。也流五更的眼淚。連一個看守官的媒婆。也悽慘不已。王和堂有信。通知戚公。說左監被皮監在酒席上嘲笑了幾句。老羞成怒。咬牙切齒的說明日定要處死孫鐸。教他須是軟求。不可再行倔強。怕真個傷了性命。戚公吃這一嚇。痰便直湧起來。艷升手忙腳亂。用滾湯澆醒。開着口只是出冷氣。這信一傳出去。真如火上加油。戚大人哭得一絲兩縷。只存一口氣兒。半夜裏紅玉真珠等趕到。見這

光景。先嚇得魂出。及問知備細。哭得攪做一團。戚夫人知是賣田不成。率性割斷肚腸。連帶來些細軟。打帳變錢的。也丟在腦後了。只一味淘號痛哭而已。到了次日黎明。紅玉真珠伏侍戚夫人。朱旭伏侍王夫人。俱到都院衙門前來。不一會。班房中朱明。司獄中戚公。官房內新燕玉珠小翠陸續到齊。危卓領着些狐羣狗黨。擦掌摩拳的都來看打。府縣解來的榔頭夾棍。拶子竹板。麻繩綳索。行枷座枷。足鐐手靠。一担一担的挑着。核桃粗的鎚鏈。成盤價裝着。都送將進來。軍牢監役。綑綁劊子。值刑隸皂牢頭禁子。解役護兵。諸色人等。紛紛的都來伺候。巡風的便來喝趕閒人。把鄧升朱玲與林戚兩家的家人小役。及看的人。當先沒頭沒臉的趕打開去。漸次打到了頭僕婦。及戚夫人等。戚公道。這是我們家眷。來送我們上路的。並非閒人。列位不必趕打。巡風只做不聽見。舉棍亂打。危卓用

過錢的。是他的朋友。都由他間看。不去趕打。朱明見這光景。氣悶不過。又見王夫人都出頭露面。鼻中一陣酸辛。那眼淚便如珠似雨的直接下來。趕到王夫人跟前。跪下痛哭。朱旭本是傷痛。忍着眼淚。不放出來。今見王夫人流淚。便放聲大哭。朱明見母兄痛哭。一發淚如泉湧。戚夫人與真珠拉着戚公哭一會。又拉着玉珠哭一會。新燕與紅玉哭做一團。又向王夫人及朱明痛哭。玉珠哭別了王夫人。又呆看着朱明。流淚不止。紅玉哭新燕哭玉珠復哭朱明再夾着朱玲鄭升等家人哭主。小翠小鳳等了頭哭小姐。哭得聲如鼎沸。淚似泉流。王都堂見他們總哭得十分慘痛。處處令人可憐。正沒法能夠開脫他們。看官須知王都堂也是一位清官。滿心想送左監一筆銀子。將這事打消。究竟這許多銀子如何拿得出。王都堂聽說左監到了。連忙降階相迎。這裏戚公等男女衆人。一個個都是真魂出竅。除死更